



叁

枕國

黃士翔 著

張外借



杭州出版集團
杭州人民出版

目录

忧国

黄土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忧国 / 黄士翔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
2018.4

ISBN 978-7-221-10594-3

I. ①忧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4586号

忧 国

黄士翔 著

出版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出品方 湖南雅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小雅文化

责任编辑 潘 媛

特约监制 陈 凝

封面设计 周 留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×1246毫米 1/32

字 数 1025千字

印 张 38.5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221-10594-3

定 价 108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目录

第三卷

第二十九章

871

- 志士与隐士 ·
- 一定要冒这个险 ·
- 刺杀 ·
- 败军之将 还有什么好说的 ·
- 天下真的要变了！ ·

第三十章

903

- 痴话 ·
- 迁葬 ·
- 逐鹿中原 须着着争先 ·
- 订盟 ·
- 刘文藻回来了 ·

第三十一章

937

- 联姻 ·
- 名义攸关 ·
- 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 ·
- 血海深仇 让贵帮一先 ·
- 邀宴 ·

第三十二章

995

· 以西洋皮毛 撬动我中华几千年根基 ·
· 光复 ·
· 驱虎吞狼之计 ·
· 玉成美事 ·
· 周汉城何许人也 兼为墓碑镇死难诸公祭 ·

第三十三章

1042

· 小县城风波 ·
· 我欠你一声抱歉 ·
· 政治有政治的标准 ·
· 归来 ·
· 调停 ·

第三十四章

1071

· 婚事 ·
· 朋友？你们也配 ·
· 心腹之患 非除不可 ·
· 不如以墓碑镇为根基 ·
· 事变 ·

第三十五章

1114

· 决战 ·
· 刺杀 ·
· 革命是大势所趋 ·
· 取消独立如何？ ·
· 革命高调 帮会低调 ·
· 师出无名 不许革命 ·
· 大结局 ·

后记

1203

第三卷



宣統三年九月初六——十月十二

第二十九章

·志士与隐士·

·一定要冒这个险·

·刺杀·

·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好说的·

·天下真的要变了！·

1

(九月初六)

延烧了十数日的大火已渐渐偃息下去了，昨天还刚下过一场雨，但空气里仍旧弥漫着浓浓的焦炭气味。从牢房顶上小小的窗子望出去，边城外面墓碑镇的山岭笼罩在一团灰蒙蒙的烟雾里，它头顶上的晚霞是浓烈而纠结的红色，就像地上的大火真的曾经燎到天上，在那里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狰狞印记。

周汉城望了好久，才收回目光来，轻叹了一声，默默无言。

清兵焚毁墓碑镇以后，葫芦嘴众人被从山上押解下来，首脑在边城县衙牢内看押，其余人则押去他处。县衙监舍老旧，以白剑声、马风云的身手，如何困得他们住？要依他们的意见，下山当晚便要带了周汉城远远逃去。周汉城执意不肯。墓碑镇事变，他事前并不与闻，事后自然也清楚，这几乎是当时为求自保的唯一选择，若非如此，葫芦嘴众人早已全数覆灭。但是，这一样给

他造成了难以形容的巨大冲击。他隐约看到，有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难题凭空耸立在了前路上，他不知道如何去翻越，甚至无法宣之于口。而当此之境，若再舍弃众人独生，非但无以面对天下人，且连面对自己也是不能的了。

众人劝之再三，见周汉城心意已决，只得答允，暗中同其余人联络，准备一起逃走。好在虽然羈押在此，顾崇文压根也不对他们上心，更谈不上加害之意，多拖延几日，料也无妨。

这时，小窗上“嗒”“嗒”响了两声，马凤云忙凑到窗前，把做过手脚的窗子轻轻卸下。白剑声从外面翻身入内。

“我已经联络好了，就定在今晚……”

“嘘！”

白剑声立时省觉，转头往监舍另一侧的一间牢房看去。

边城是小地方，县衙规模有限，监舍里也就一排四间牢房，葫芦嘴的首脑头目分押在其中三间，最末一间押的则是另外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废，此间众人里，原只有马凤云一个人识得——霍景暘。

当日，霍景暘和马凤云逼迫顾崇文突袭墓碑镇，春山堂和长枪会的余党从前山逃窜，连带将顾家家小裹挟而去，顾崇文心痛已极，战事一结束便下令将霍景暘逮捕收押。霍景暘也不抗辩，任人施为。被押来这里以后，整日价一声不作，不是坐在监房一角望着头上污黢的房顶发呆，就是从守卫那里讨了酒来，借以消愁而已。周汉城等人知道了他的身份以后，有时会隔着监房同他说上几句话。霍景暘从来听而不闻，望回来的眼神显得很孤傲：这些人不过一群乱党，如何配同他说话？这是他仅剩的东西了，难免看得比平时更重些，然而……既是这样，他又怎么会同他们关在一起呢？每想到这里，他就忍不住笑了——是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的笑。

“霍大人。”

他转过头。是马凤云隔着栅栏轻声叫他。

“唔？”

“要不，你也一起走吧？”

“走？和你们？”他笑起来，摇头。

马凤云看着他笑，心里觉得感慨。他从前就想到过，这个人和周汉城，其实是很相似的两个人，一样在为自己抱定的信念执着进取，不惜生死，甚至于当这一刻，他们一个“成功”了，一个失败了，却连悲伤和迷茫也是一样的相似。不过，他们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路人。

他没有再劝，走回来轻声道：“应该没事的。师兄，你接着说。”

白剑声道：“咱们的人，主要分关在两处，当兵的忙着在山上搜刮财物，看管很松懈。依我看，要逃出边城不难，难的是一旦清兵发觉，追击上来，我们如何应对……”

正说着，监舍门一开，两个兵从外面进来，众人同时住了声。

那两个并不是看管他们里头的，径直走去霍景暘那一间，在牢房外作了个揖：“霍大人，顾大人有请。”他俩进来以前，已从守卫那里要了钥匙，这时打开牢锁，张手请霍景暘出来。

霍景暘却不动窝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们两个，半晌，冷冷一笑。

“他遇上事儿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去跟他说，低头总要有个低头的样。他把我弄到这里来，怎么着也得把我从这儿抬出去吧。”

轿子居然很快就准备好了。

霍景暘也有点意外：“看来，他当真遇到了大麻烦。好，我去见他。”他拄着杖，一拐一拐地走出牢房。

“霍大人！”马风云喊了他一声。

霍景暘笑了笑，带着令人捉摸不透的神情，从他们身前走过去了。

所有人都担心起来。

霍景暘同他们一道关了多日，他们的谋划他大多看在眼里，一旦吐露于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事又来得突然，谁也不及应变。白剑声当时便提出来：

“不如我们现在就走。”

“现在？那他们怎么办？”

“先生，事情紧急，管不了这么多了……”

“剑声！”

这一声里，包含了连周汉城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愤怒。

白剑声愣了愣，随即就明白这愤怒的源头了。他嘴唇微微颤抖着，没有再说后面的话。

“在这个时候，我是不能抛下他们不管的。”最后，周汉城平缓了语气，叹息着说道。

“或许……”马风云有些犹豫：“我们可以搏一搏。我觉得，霍景暘未必会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马风云也说不出理由。他只是这么觉得。毕竟，在这里没人能比他更了解这个人了……

时间在众人的忐忑不安中流逝得异常缓慢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天居然还没有黑尽，离他们约定的时辰还远得很呢。就在这焦灼的静谧里，监舍门忽地又开了——众人心里同时一跳——却是霍景暘一拐一拐地走回来了。

众人目不转睛地看他。霍景暘径直走向自己牢房，仍像原来的样子坐了。

这回，守卫居然没有跟进来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

霍景暘不答。他神情显得很异样，好似发生了什么大事情，让他的震惊、失落，还有伤感，直到此刻依然没能缓过来。

“想听听外面的消息吗？”他忽然说，“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坏消息是，你们在省城的起事失败了，死了好几百人。首恶里面，据说只走了一个姓杨的。”

周汉城等人早在担心省城的境况，听霍景暘这般说，料想不会有假，无不黯然。

霍景暘像看戏一样玩味着他们脸上的悲哀（这样能让他心里的哀伤冲淡一点吧）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接着道：“还有一个好消息：就在第二天，八月十九，在同省城远隔千里的武昌，也发生了暴动。他们要比你们幸运得多，因为——他们成功了。”

众人心头怦然巨震：“成功了？”

“他们占领了武汉三镇，成立了所谓的军政府。陆军大臣荫昌率军进剿，战事至今不利。还不止如此，湖北有变，引来天下震动，初一日，长沙告变，初二日，西安独立，其余各地，也在蠢蠢欲动，更大的变乱，只在朝夕。”他声音越来越是苦涩。“看来这一次，大清国真的要不行了。”

这些日子里，霍景暘和周汉城等人一样，身遭羁縻，同外界音信隔绝。顾崇文来人请他过去时，他心里颇感意外，自知顾崇文怨恨他甚深，非遇上重大难题，绝不肯低声下气掉转脸来求他。然而，即使他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，当顾崇文将十几天来全国形势的激变告诉他时，他一样像被雷劈中了似的，直痛得整个人都战抖了。

其实细论起来，武昌变起至今，还不过短短十数日，纵然举国震动，毕竟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在大清朝的历史里，有过远比现在更加危殆的时刻。假如倒退些时日，他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是义愤填膺吧；一定会想，替国家翦灭乱党，是做臣子的份所当为吧；可现在……他霍然想到：原来，变乱的消息只不过印证了他心里早已有的，对这个国家，也包括对他自己，深深的绝望罢了。虽然此刻形势尚未明朗，他却分明已经看到，就在不远将来的那个明确的结局了。

只剩下了心痛。

但顾崇文找他来，并不止为了说这些事。他把手里的公文递过去给霍景暘看。

“省城变乱已定，刘文藻已经下台，巡抚一职现在由辅国公奎龄代署。这是他发来给我的。”

“说的什么？”

“他准备荐举几个人来一四五标任职……这还是小事。他要把军队调去打武昌！”

奎龄的调令早在两天前就已送达边城。顾崇文何尝面对过这样的局面，空自忧急了两日，辗转反侧，始终拿不了主意，不得已，只有将对霍景暘的怨心收了，请了他过来，屈尊求教。

霍景暘本待说两句讥刺的话，终于还是没有说，道：“大人是怎么个意思？”

顾崇文苦笑道：“我要是有意思，何必问你。”

霍景暘将调令反复看了几遍，仔细揣想奎龄此举的含意，当是个一石二鸟之计，一方面可助兵湖北，协剿乱党，一方面则可借此将立场暧昧不明、不知是友是敌而又坐拥精兵的顾崇文军调出省境，以确保刘文藻失势以后，省内再无势力可以对之构成威胁。若是从前，在他还满怀着理想和抱负的时

候，接到这样的调令，自然更无二话，或许还会因为终于得以大展拳脚而热血沸腾吧。然而现在，在经历了诸多变故，被命运之手连番播弄以后，他已经把眼前这个世界看得透彻了。心想：就算调兵去了，又能如何？口中说道：“我倒觉得，大人已经有了主意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你要没有主意，尽可照这调令去做便是，何必非要问我。”

顾崇文不禁语塞，良久，哀哀叹道：“我若遵令去了，我家小怎么办？”

“至今还没有访着下落？”

顾崇文缓缓摇头，神情惨然。

霍景暘微感歉意，想了想道：“如今乱象已成，我看，大清国未必能再逃得过此劫。大人从前既已抱定退隐之心，此时更不必去蹚这个浑水，而且，就算去了，怕也是于人无益，于己有损，反误了你眼中头一等要紧事。我的意见，便是将这调令搁起，置之不理，奎龄再来催促，这边尽有大把理由搪塞他，你只管放手做自己的。这样拖他些日子，等局面有了新变，再作道理。”

其实顾崇文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，只是他一向循规蹈矩惯了，何尝如此抗令不遵过？听霍景暘如此说，不禁嗟叹道：“可我若不肯照办，他多半便会调我回省城。我在这里，毕竟名不正言不顺，这一调了回去，失了倚仗，还怎么寻找家眷呢？”

霍景暘呵呵一笑：“大人怎么忘了我教你的法子了？春山堂家底不薄，破了墓碑镇，重要的仓廩府库，按规矩都是封起来的，敢妄动者，要受军法处置。大人不妨传一道令，将山上财物尽数分赏，大家有财可发，自然对你感恩戴德，死心塌地。奎龄远道而来，平素对他们有什么恩惠？一纸空文来调你，只怕他们还不肯哩。只消大人把这支精锐牢牢握在手里，奎龄便知道你敷衍他，又能奈你何？”

顾崇文被一言点醒，连称：“对极，对极！”他性子暗弱，遇事做不来主，

有霍景暘在旁筹划，等于多了个主心骨，且句句都说到他心坎里来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忙传令下去，依样办理。不多时，外面欢声雷动。

顾崇文微微展颜。他此时对霍景暘怨恨未消，但心知论才干，自己实在差他太多，眼下情势倾危，又寻不到妻女下落，若不用他，自己实是应付艰难，不如借这个机会重新请他襄助。正要开口，霍景暘已看出来了，道：“顾大人，你家小得而复失，我难辞其咎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会袖手。不过，我想我还是待在老地方更加心安理得一些。大人要没别的事，我先告退。”说着，不待顾崇文再有别的话，已一拐一拐走出去了。

牢内众人直到这时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，无不又喜又惊。周汉城道：“霍大人劝顾学台按兵不动，无疑是正确的意见。武昌起义成功，引来举国震动，清廷倾覆只在顷刻。二位能明辨大局，顺势而为，自是明智之举。”

霍景暘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罢了。我才不管什么势不势，在历史的洪流里站对了班的，不过是他运气好，未必就算得了英雄。历史是各方的力量撞出来的，每一个肯把自己投入进去碰撞的人，都是大英雄。只要我有心想去做，就算大清国覆亡了，我一样会和你们这些乱党对抗到底。只是……唉……”他重重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下去了。

他这话说得又是豪迈，又是凄凉，众人听了，心中都生出不同的感触。周汉城知道此人心志甚坚，难以用言语动之，便转过话题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想请霍大人帮一个忙。”

“我？”霍景暘有些意外：“什么忙？”

“我想见一见顾大人。”

顾崇文却不想见周汉城。他对革命党人并无好感，觉得不见也罢。看守回来传话，教众人老老实实待着，不要动别的念头。周汉城颇觉失望，转念

忽道：“请小哥再去和大人回一声，就说他要寻访家眷下落，周汉城或许可尽绵薄之力。”

果然，这回看守再去，顾崇文便急着传见了。周汉城在边城已关押多日，顾崇文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，见此人原来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清瘦的中年人，虽然衣衫破敝，但气度高华，眼睛里有一种奇特的沉思般的神采，显然是一位饱学之士，和他想象中的大不相同，心下不由得一怔。

“你便是周汉城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你有法子能找到我妻女的下落？快快说来。”他忽而想到一节，又道：“本官不喜欢受人之愚。你真有办法，顾某感激不尽，若只是以此为借口来下说辞，那就请免开尊口。”

周汉城一笑：“大人的确谨慎，不过，倒显得有些信不过自己似的。”他指了指椅子。“可以吗？”

“坐吧。”

周汉城落座，道：“大人确信家眷此刻仍然在春山堂手上？”

“不错。有人亲眼所见，春山堂匪首逃窜之时，将我妻女一并掳下山去。我差人四处搜寻，至今不得消息……”

周汉城点了点头：“那便是了。”

“先生若知道他们去向，还请不吝见告。”

“我也是偶有所得。大人请想，春山堂久在墓碑镇，别无其他盘踞之所，几乎把所有心血用来经营此地，此番被破，多年苦心毁于一旦，现在不管残部躲去哪里，想来都必是狼狈得很了。”

顾崇文不解：“那便如何？”

周汉城的笑容里颇有些自嘲的意味：“大人当局者迷。春山堂本来便同

革命党往来频繁，甚至名义上还甘听号令，为的便是预铺后路，将来好作晋身之阶。现在这些人失了根本，有如丧家之犬，偏在这时，武昌起事成功，天下震动，全国形势顿时发生重大转机。当此之境，他又怎肯舍弃革命党不去依附，大人你说是吗？”

顾崇文连连点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忽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方才想到：“你是说……要我去联络革命党？”

周汉城微笑道：“只要能同外面的革命党通上关系，多半便能知道大人家眷的下落了。”

顾崇文连连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这如何使得？我立身谨严，而今国难当头，不思报国已然心中有愧，还去联络乱党，岂不枉读了这许多圣贤之书？”

周汉城道：“大人既饱读诗书，自然知道‘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’的话，子曰：‘君子哉！’大人又何愧之有？”

顾崇文黯然叹息，摆了摆手。

周汉城接着说道：“况且如今中国乱局，泰半是由清廷身上而起，革命党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乃是顺天应人，哪里能称一个‘乱’字。即便大人，不也正是看到国事已不可为，才兴起抽身归隐之念吗？我们和大人，一个是志士，一个是隐士，说到底，不过是同一个因上结出来两个不同的果，‘乱党’二字，别人说得，却不该由大人来说。子曰：‘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’，君子行事，但求无愧于心，其余陈腐之论，管它作甚！”他既有心来说顾崇文，自然早已从马风云那里打听过此人的行藏为人了。

顾崇文默然不语，忽然问：“先生祖上是？”

“世代务农。”

“有功名吗？”

“中过一个秀才。十四岁上家道中落，不得已去了南洋，后来又辗转去了檀香山，一直是一边谋生，一边读书，再没起过功名之念。”